专访 | 艺术家杜蒙，玻璃艺术的别样美学

From: Tianchu Xu　倍儿艺术 2020 年 1 月 23 日

中国玻璃艺术家杜蒙，是近两年备受关注的年轻艺术家。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宛如一个悠长的故事，带观者走进一个百转千回的奇妙世界。**其个人展览《烬》（Embers）正在纽约否画廊展出，展期至 2020 年 2 月 16 日。**

杜蒙，《涟漪 3》，2019，玻璃，铜箔，34.5 x 30 x 0.4 cm，摄影：林沛超 ©杜蒙，致谢否画廊

倍儿艺术专访艺术家杜蒙，在采访中艺术家回忆玻璃作品创作的心路历程，在问答间吐露心声，重新审视个人、作品及展览时间的关系。

杜蒙《烬》
2019 年 11 月 30 日 - 2020 年 2 月 16 日
纽约否画廊

410 Jefferson Ave #1, Brooklyn, NY
周六上午 11 点至下午 6 点，
其余时间预约参观

倍儿艺术 x 艺术家杜蒙

Q1 很多人在看过你的作品后都有一种闯进“梦境”的感觉，在你看来，这种“梦境”和现实生活中的联系是什么？

这种“梦境”的产生和现实生活中的联系，我想应该是作品所投射出来的光影。我之所以特别喜欢玻璃这种材料，是因为**无论在制作过程中，或是在最终呈现上，它都可以与日常中的光线、温度等种种自然状态发生关系。**

《杜蒙：烬》场景图，摄影：林沛超 ©杜蒙，致谢否画廊

Q2 哪个时期的艺术或者艺术活动对你影响最深？在你的玻璃作品中有哪些体现？

这个问题还真是难住我了。仔细思考了一下，我好像并没有受到特定的某个时期艺术或艺术活动的影响。**换句话说，我在创作玻璃作品的时候，并不会特意去研究某一时期的艺术作为参考。反而，我对“自然科学”这个学科更加感兴趣。**

举个例子：如果我去一个城市旅游，参观时间受限的话，我会首选自然历史博物馆、科技馆和动物园这类场所，而并非美术馆。**我喜欢“杂”的东西——不一定要与艺术直接相关，这类“杂”的东西呈现出的是别样美学。**就像数学及科学仪器，呈现出的便是理性美。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，我会对动物骨骼、各式植物和石头感兴趣，它们的自然状态令人着迷。

杜蒙，《呼吸》，2019，玻璃，银箔，混合材料，34 x 23.5 x 20 cm，
摄影：林沛超 ©杜蒙，致谢否画廊

我的多数创作灵感，都是从这类人文学科博物馆中获得的。其实玻璃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很长一段时间中它都是作为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，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，这也是我对这种材料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之一。其实我个人对纯艺术没有那种“触电”的感觉，我对机械机器，具有操作性和动手性的东西更感兴趣。

《信件》这系列的作品上所刻的信件问候语是英文的，为什么不选择用中文呢？这与你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是否有关？

《信件》这系列的作品中选择用英文来表达，首先是与大环境的变化相关：此次展出空间否画廊位于纽约，考虑到与我的作品产生对话的观者所生活的语言环境均为英语。**其次，这也算是对我自身的回应**——我曾在美国求学，英文也是我曾每天使用的语言。

杜蒙，《你好吗》，2019，玻璃，铜箔，混合材料，19 x 0.5 x 17.5 cm，
摄影：林沛超 ©杜蒙，致谢否画廊

考虑再三后，我选择了英文作为最终表达。无关于其他，只是表达日常用语的舒适度体现。刻在作品上的问候语，也是我对纽约否画廊的一声问好。

点击下方链接查看【倍儿艺术】专访文章，看策展人如何解读杜蒙个人展览《烬》：
👉**专访 | 与策展人何雨，聊聊杜蒙个展《烬》**

Q4

制作一件玻璃作品有很多步骤，从挑料、吹制、整型到退火，你认为制作中的哪一个步骤是最迷人的呢？可以谈谈为什么吗？

根据工艺的不同，玻璃的制作过程也不尽相同。正确的步骤应该是：预热吹管、从窑炉中取料、吹首个 starting bubble、再继续吹制与塑形等、敲下来之后放在退火炉中退火——这是一个标准的吹制工艺的步骤。

玻璃的铸造工艺会更加漫长和复杂：从做泥稿开始，到翻硅胶模或者普通石膏模，之后倒成蜡稿，蜡稿修好之后再翻成耐火石膏模，再将蜡蒸出来放在窑中填上玻璃料烧制。总之玻璃的铸造工艺涉及到的步骤繁多，需要反复倒好几次模具；其退火的时间也要比吹制玻璃长好几倍。

杜蒙在上海玻璃博物馆吹制玻璃，2019. 摄影：尹兴霖　©杜蒙，致谢上海玻璃博物馆

因为工艺及烧制时间的不同，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与气质也有很大的区别——**玻璃最迷人的便是其在制作过程中有太多可以探索的可能性。**在学校中，老师会教授给你怎样操作是对的、怎样是错误和违反常规的；但反而有些时候，正是这些违反常规的操作或者步骤，可能会带来出其不意的效果，再加以利用就变成了自己的语言。所以制作玻璃是一项能够不断带给我新鲜感的工作和创作方式。**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选择玻璃制作的原因，我永不会对它厌倦。**

继 2016 年在否画廊举行个展后，你带着全新作品系列再次回归——这三年间你作品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样的？可以简单聊聊吗？

这三年的时间中，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。2016 年八月底回国后，我很快地在上海参加了一个群展；年底的时候，上海玻璃博物馆正式发出个展邀请……整体还是很顺利的。虽说在上海玻璃博物馆的个展，筹备加展出前前后后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，**这段时间我自身心态与情绪偶尔也会有大的起伏。**回国之后，我很快便去到南浔，准备作品。在南浔的这段期间，我时常感到孤单、觉得没有人理解我，这种感觉又不等同于出国留学期间"归属感的缺失"；我从各个角度都会自己的作品倍感失望，并且感到十分对不起一直支持我的人。

《杜蒙：烬》场景图，摄影：林沛超 ©杜蒙，致谢否画廊

上海玻璃博物馆的正式海报发出之后，我转发到我自己的社交平台（朋友圈、脸书、Instagram 等），朋友们及陌生人都纷纷点赞和留言表示祝贺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作品并未完全完成，并且作品也出了一些小问题。我把自己关在房间中好几天，只吃泡面；水土不服导致身体不适……但好在坚持下来了。**那会儿最担心的是怕让期待展览和作品的人失望。**同样，此次在否画廊展出的作品是我在玻璃创作中的全新尝试，心里压力自然不会小。但此次展览的最终呈现效果很好，许多观者也从作品中获得共鸣，也要感谢画廊和团队的大力支持和配合！

杜蒙在吹制玻璃，2018，上海玻璃博物馆 摄影：尤进・内达夫

©杜蒙，致谢上海玻璃博物馆和否画廊

在我搬回到国内后，我一直在与众多的外因与内因作斗争：内因是我要说服自己，坚持这项我所热爱的事业；外因则是我需要顶着经济拮据和环境改变的事实，调整玻璃作品制造过程中的细节，保证最终呈现效果与之前一样。我十分感这三年时间对我的磨练，我成长了。

回头看，如果三年前我在美国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留在美国继续制造玻璃作品的话，我可能无法创作出我现阶段所做的作品。无论从生活的软性条件、或是从创作的硬性条件来讲，美国让人安逸，会把我“惯坏”。**在国内开启创作的“艰难模式”反而给予我启发，让我可以找到创作的真正感觉。**

现如今，朋友和家人、媒体和专业人士们的认可给予我很大的动力，**慢慢来吧，我也十分期待未来几年我会是什么样的状态。我甘愿一步步地做一个“开荒者”！**

【关于艺术家】

杜蒙在否画廊展览现场，摄影：林沛超 ©杜蒙，致谢否画廊

杜蒙（b.1986，中国北京），2008 年本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，视觉传达专业。2013 年毕业于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大学玻璃专业，并作为驻地艺术家留校，目前工作和生活在北京。

她的作品经常参加美国，中国，以及欧洲等地的国际展览并屡获奖项。近期展览包括：《杜蒙：间》，上海玻璃博物馆，上海，2018; 《金泽国际玻璃展》，石川县四国文化中心，日本，2016；《杜蒙：退火》，否画廊，纽约，2016；《流变：2015 年青岛当代玻璃艺术展》，青岛，2015；《上海艺术设计展》，上海设计博物馆，上海，2013 等。2016 年，她荣获金泽国际玻璃大赏荣誉奖（日本金泽）。2018 年，她荣获第 47 届国际玻璃艺术大会新锐艺术家奖（意大利威尼斯）。她是迄今为止在上海玻璃博物馆举办个展年龄最小的艺术家。

全文完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GduAQFmyqYrt9ZJLEaJLfw